

生活滋味

红月之下

周江川



月亮之下，我们都是普通人，过着普通人的生活。

那天，母亲突然拿着她的手机给我看，表情神秘而严肃。

“娘，什么事？”我心中有些不安。“红月，9月7日晚上有红月。”母亲眼中掠过丝丝惊恐。

我舒了一口气道：“娘，很正常！那是‘月全食’，不奇怪的，地球上月全食平均每18个月左右会发生一次。就是地球正好转到太阳和月亮中间，地球挡住了太阳的光。但是，还有一些光，被地球上的云层给反射到月亮上去了。比如：红光。然后，月亮就变红了。”

75岁的母亲摇摇头，不置可否，喃喃道：“是你说的那样吗？”

我笑笑回道：“这样吧，娘。那天晚上我陪你一起看红月。”

每个人都会有自己认为必须要亲自去做的事，生活要有仪式感。

妻子的外甥女今年考上了辽宁锦州的一所大学，她准备从浙江舟山回到河南濮阳，然后再亲自送孩子到锦州的大学报到。

她说：“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和亲生的没什么区别。”

我说：“你来回光路费就好几千，你不如把这钱给她，让她在大学里多买点东西。”

妻子白了我一眼道：“你知道什么。这是俺姐最大的荣耀，也是我的荣耀。去送她上大学，一生只有一次的事，必须亲自去做。”

一朵玫瑰或许只能拨动心中的一缕悸动心弦；一个小礼物或许只在手中停留不到一个时辰；一个浪漫的夜晚或许会消耗掉一个月的薪水。

但是，一生只有一次的事，或许需要一些具象化的方式来见证它们的存在，锁住它们的影像。如此，才能让记忆变得更加清晰和持久。

于是，8月底，妻子就和她的两个妹妹去做她想做的事了，毫不犹豫。

很早以前，我买了一台专业级天文望远镜，很贵的。想在浩瀚的夜空中寻觅到一点奇迹。结果，月亮上最大的那个肉眼可见的陨石坑只是通过它变得异常清晰了点。其他的，一无所获。我有点不喜欢它了，擦了擦灰尘就让儿子把它带去了温州。

9月7日21:10，我下班回到家，见母亲正在和家乡的亲戚视频。

21:20，妻子发来一张定位图：天津市静海西服务区。

我无语，妻子和她的两个妹妹，姐妹三人竟然半夜从锦州开车回濮阳。查了一下高德，凌晨2:00左右才能到。

我想，她应该不知道今晚有“红月”。因为，她不喜欢这些离她很远的、虚无缥缈的东西。就连梦幻的日落和日出，她感觉“欣赏”都是一种浪费时间的举动。这些“风花雪月”都不如吃顿火锅来得实在。

母亲似乎忘记了今晚会出现“红月”这回事，在她的房间里和老家的亲戚谈笑风生，我问她吃不吃雪糕，她都不理睬我。她们一直聊到晚上10点半，才关了发烫的手机。

我问母亲：“娘，你今天晚上还看红月不？要到半夜2点左右才能看见。”

母亲打了一个哈欠，想了想道：“我有点困了，我要睡觉。你要是看，就等红月出来了叫我。不过，今天你起那么早，还是早点睡觉吧。看不看红月，也不打紧。”

23:26，儿子发来一张图片。我的专业级天文望远镜已经被他架设好，静等红月入镜。他说：“隔千里兮共明月。”我知道这是谢庄《月赋》里的词句。看来，他是想我了！

人就怕联想，早上6点就起床了，现在的我也该困了。但是还有一份牵挂，在“红月”之下行走，困意也就荡然无存了。

8日凌晨0:13，手机收到一张“河北邢台威县北服务区”的定位图。

“你睡吧，我到了给你发短信。”

“没事，你到了，我再睡。”

阳台上的风暖暖的，可以听见楼下树叶的窸窣声。凌晨1:34，“红月”当空，它周围的星星格外明亮。我想叫醒母亲，但是走到她的卧室门前，听见她熟睡的鼾声，我放弃了。我觉得，让母亲好好睡觉比看红月来得实在，她什么都没有见过？

凌晨1:47，手机来了信息。“我到了，你睡吧！”

心灵隽语

阳台的小菜园

海尧

阳台的小菜园是方小天地大世界。

正应了那句“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”。空荡荡的阳台突然挤进一群后宫佳丽，环肥燕瘦，各有姿态。

最先入住宫中的是番茄。老公挑肥拣瘦之余移植在阳台。他的希冀非常简单明了，挂果。挂果累累，一颗颗硕大的，涂了浓烈胭脂，红得像血色夕阳，缀满枝头的时候，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。

前后脚进来的是草莓。诉求很简单，草莓自由，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美好的画面。

偌大后宫仅有两位妃子显然不够，于是冰菜一身绿衫绿裙低调入场。初见，小小的一株，文文弱弱，不屈不挠，柔弱中见风骨。小心翼翼地扎进土里，一棵棵昂着头，风来，微微颌首。

小辣椒是个意外。夜深之际，半梦半醒之间，完成了下单子，仿佛是宿命论的作用，它阴差阳错来到了阳台。显然，它不合我眼缘，也不讨我欢心，在冷宫的角落自生自灭吧。没想到人家不蒸馒头争口气，硬是犄角旮旯活得风生水起。它竟然独占阳台风光，成为阳台绿植界的霸主。

第一拨成熟的竟然是生菜。这家伙省事，一株苗儿一捧土，摁实，完事。手上的泥还是湿漉漉的一撮，生菜苗已登登样样地立着了。诗云“一把青秧趁手青”，这也着实过了一把生菜随手青了的瘾。生菜好侍弄，偶尔浇点水，知足常乐，开心生长。

我显然不是个好农夫，到了采摘的时候，生菜更像青菜。生菜本应全身孪挛蜷曲，叶边多波浪。我家的生菜脊梁笔挺，腰杆笔直，浑然一股刚正不阿之气。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拧下几片长得最出众的菜叶子。

刚拧下来的菜，沾着泥味，带着土气，菜柄缝里有细细的黑色的微粒，水一冲，上半截白净，下半截青翠，“留得清白在人间啊！”

洗净的菜一副铮铮铁骨，坚挺在沥水篮中。煮面的水，沸腾着，有几颗滚烫的水珠，上蹿下跳。僵硬着身子的面条下去了，像是锤子猛然打断了脊梁骨，一下子瘫软了。生菜也下去了，挣扎几下软软地趴在白色的面条上。沸腾着的水，将它们托起，又将它们按下。窒息了的面条和生菜，最终一动不动地卧在白瓷碗里。我站在食物链的塔尖，俯下身，吸溜一口面条，就一口生菜，它为饱腹，它为解腻。谁也不能说谁更重要，活着与生活，是一团交织的乱麻，谁也不能说谁离了谁、缺了谁。

冰菜一声不吭，铆着劲，踮着脚尖，努力生长。曾经，它是阳台上最矮小的植株。三四厘米高的个子，精气神儿却不小，从骨子里透着一股子犟劲，这股子由内而外迸发出的倔强，不由得让人多看它一眼。逆袭的剧本大概率是握在它手中了。果然，种下之后，白天黑夜，不停地蹿个子，一天一个样儿。只是它光顾着蹿个子，却忘记了增肌肥叶，把自己蹿成了细细弱弱的麻秆。细密的冰点逐渐凸显得越来越明显，像一粒粒青春痘密布在叶片上。青春痘闪着骄傲的光芒，深邃的皱纹在它们的光芒中黯淡。到了青春期的冰菜，也预示着大限将至。我的眼眸锁住它肥厚的叶片，心里惦念着芝麻酱，并在脑海中把它们反复搅拌，味蕾生津。

如果冰菜知道一生孤勇奔赴向前的最后驿站是死期，它还会这般义无反顾吗？答案是正确的。世界万物皆知最终所向是枯槁是湮灭是消失，却还是欣欣向荣，努力搏命。人，不也是这样吗？

民间记忆

蟹味美

古越龙山

海鲜美味，人们大多喜爱。尤其是蟹、虾、贝类等，更是美味上品。八月初，沿海各地梭子蟹一开捕，人们又等到了大块朵颐的美味时光。舟山是群岛，自然有更多的海蟹面市。开捕头几天，吸引了不少周边城市的购买者驱车直达水产品交易市场。线上直播更是昼夜不分，活蟹打包，络绎不绝地流向全国各地。

选购梭子蟹是一门技术活。梭子蟹摊位前，很多人围着，看着，似乎人气很旺。有的人拿起蟹，仔细瞧瞧，初看像是很在行。但瞟一眼他们挑的蟹，马上知晓根本不会挑拣。他们往往求助于商贩，帮其挑几只。我有时看商贩帮他们挑的蟹，肥的有，搭一两只，多数不肥的。

我买蟹挑选，多是干脆利落，动作又麻利娴熟，很快过秤付钱。同摊买蟹的顾客们目睹我的买蟹招势，知道我是内行，往往会求助于我，烦请我帮着选购几只。听他们“师傅”“大哥”或“阿弟”地叫着，神态急切，非常诚恳，我也会欣然助力一把。于

是，每次我买蟹时，总会遇到助人情。我经常参与公益服务，他们送我一句“感谢”便足够了。

当然，因为事物有两面性，你替别人做了好事，别人着实高兴。但对商贩而言，肥的蟹挑光了，剩下瘦的、不肥的蟹，卖给谁？故而，在顾客和经营者之间，也得两头兼顾。

挑蟹与其他活儿一样，有门道，有技巧。要看蟹的颜色，要掂蟹的重量，要看蟹纹路是否老结，掌握了这三个要领，挑选肥蟹也就八九不离十。我呢，不会扑克，不会麻将，把这些智慧用在挑选梭子蟹这些生活小事上，对人对自己均有利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买蟹的次数多了，对梭子蟹的食用制作方法也更进一尺。起初，买来梭子蟹后，都是直接烤。清洗后放锅里，用猛火几分钟，到锅盖溢出香味时熄火。这些年，我家又用抱盐制作方法，即洗净后，剪掉蟹爪，蟹身切成块状，一只蟹一般八九块。放少许盐和姜丝，略倒一点醋。过一两小时后即可食用。与烤蟹一样，抱盐蟹的美味同样无与伦比。